

【读典】

读《声律》说对联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念起来不仅声调和谐,节奏响亮;再仔细咀嚼一下,云、雨、雪、风,晚照、晴空,来鸿、去燕,宿鸟、鸣虫,天地间常见的自然景物,尽来眼底,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再一推敲,“风”“空”“虫”都属一东韵,而云、雨、雪、风,晚照、晴空,来鸿、去燕,宿鸟、鸣虫等,词性又都相同,并有一定的关联。原来做对联或在韵文中的对文,都必须掌握这些特点。

一是字数、句数要相等,这是对偶句最基本的要求,如“事业新传佳子弟,湖山旧识老仙翁”,上下联都是七个字。“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上下文都是二句十四个字。

二是词性相同。即实词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虚词中的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等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如“山外斜阳湖外雪,窗前流水枕前书”,即是名词相对;“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则是数量词、方位词相对。

三是结构相同。上下对文在句子结构上要相对称。即句子中的动宾词组、动补词组、偏正词组等要两两相对,动宾词组对动宾词组,动补词组对动补词组等。如“闭门推出窗

前月,投石冲开水底天”,其中“闭门”与“投石”均为动宾结构,“推出”与“冲开”同为动补结构,“窗前月”与“水底天”都是偏正结构。

四是语意相关。上下对文在内容上要互相关联而又不重复,就是上下联所表达的要是相关的事情,而不是互不相关,各说各的。如“坐看溪云忘岁月,笑扶鸠杖话桑麻”,上下联都是说乡村老人的闲适生活,而表达的内容却不重复。又如“远大前程,脚跟须要站稳;无边岁月,步履贵在安详”,上下联都涉及鞋,却又各有寓意和警示。

五是平仄协调。上下对文每个字要求平仄相反。“平对仄,仄对平”。对文末字一般要求仄起平落。平声是指普通话中的阴平、阳平,仄声是指上声、去声。平仄相对,听起来才富有节奏感,悦耳动听。但为了使形式服从内容,对联和律诗一样,也可采取“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即对文中的双数字要平仄相对,而单数字可灵活一些。这种平仄和对仗,是作为单音字的汉字所特有的属性,方块汉字如同方砖片瓦,使用者可匠心独运,排列组合,使文字既能表达深刻的內容,又有优美和谐的形式与声调,这是方块汉字特有的功能,是中华文化特有的魅力。

《声律启蒙》一书,以上下平声三十韵为目,每韵各有对文三则,每则有对语十对,这

些对文都是符合前面所说的对句要求的。念熟这些句子,初步熟悉了音韵格律,很自然地领会了平仄对仗,学做对联和诗词,就容易得多了。旧时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念熟这些对文,大概也可收到同样的效果。

当然,现代的韵文,不必再拘泥于旧的韵脚。事实上民间的诗歌、戏曲剧本、曲艺唱词,早已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自然的韵脚。北方流行的“十三辙”,不仅在京剧剧本中使用,在其他许多地方大戏如汉剧、川剧、湘剧、祁剧中也通用。唱词如尾字不合辙,就会影响音韵的和谐,唱起来不顺口,听起来不舒服。做新诗虽不必依旧诗韵,但也要押大致相近的韵。新诗的语言如果没有节奏感,如果不讲究形式的相对整齐和音韵的适当和叶,使人易读易记,往往也就难于流传大众,长诵不衰。

既然平仄和对仗是作为单音的汉字所特有的属性,用汉字作文就不能不注意适应和运用。现在虽不做散文了,考试不再做“八言四韵”了,但在行文中如适当讲求平仄对仗,则能增强文章的气势、文采和流畅,因而能增强美感。如新华社1977年发的一篇电讯《“飞蝗蔽日”的时代一去不返》,其中第二段写道:

今天,人们来到昔日蝗灾严重的黄淮流域一些著名的飞蝗孽生地,可以看到绿树如带,稻田如毯。过去的“蚂蚱窝”,已经变成了“鱼米乡”。

其中就用了大体对称、仄起平落的句子,使文章更有气势和文采。这类例子随处可见。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各种短联,如卡车上的“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工厂墙壁上的“人人献计,个个立功”“发挥优势,开辟财源”“勇挑重担,敢逗英雄”,商店里的“礼貌待客,文明经商”“四时生意,满面春风”等,言简意赅,使人易读易记,这就说明,懂得一点平仄对仗的知识,并不完全是为了吟诗作对,而是大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

对联,俗称对子,雅称联语,旧时代多题刻、张贴,悬挂于厅堂、楼阁的楹柱上,故又称楹联。以前的对联由两个对仗句组成,直书,从右至左两边排列,右边称上联或出边,左边称下联或对边。这一点看似简单,却常常有人将直书对联的下联贴在右边,上联贴在左边,甚至在新建的牌坊、门楼上,也将顺序颠



倒,贻笑于人。

对联种类繁多,联家分类,各有不同。清代梁章钜在所著《楹联丛话》中,将对联分为故事、应制、庙祀、释学、胜迹、格言、佳话、哀挽、集句、杂缀等十种。民国初年吴恭亨在其所著《对联话》中,将对联概括为题署、庆贺、哀挽、杂缀、谐谑等五类。今人分类,有的按功用分为春联、婚联、寿联、挽联、家居联、胜迹联,有的按内容为叙事、状景、抒情、晓理、评论联,有的按技法分为趣联、巧对、集句、嵌字、回文联等。一般都是按功用分类,再细分,每类中又分为若干类,如寿联中又可分为通用、男寿通用、女寿通用、自寿等等。家居联可分为大门、厅堂、书室、内室、园林类等。

对联的句式由单句和组合句构成。单句中一是字数。本书所列对文,句子字数都是从一言到七言,对联中常见的句子是三、四、五、六、七言,少于三言、多于七言的句子都少见,因句子太短则语气急促,内容单薄,过长又显得拖沓、繁琐,气急慎用。二是节奏,即句中的词组排列。从本书对文中文的七言句分析,其节奏形式不下十种,如“马首不容孤竹扣,车轮终就洛阳师”,节奏按二、二、二、一词语排列,“万卷书容闲客傲,一杯酒待故人倾”,按三、一、二、一词语排列,等等。句式节奏的变化,可增强对文的韵律感,只是要注意两边的句子节奏必须相同。

对联虽是一种古老的 forms,但至今仍有其生命力。无论城乡,人们每逢重大节日或婚丧寿诞,都喜欢贴几副对联,作为一种民俗和文化现象,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十分可喜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讲求欣赏趣

味、提高精神思想境界的结果。如果既不讲平仄,又不讲对仗,甚至上下联字数也不相等,又如何能够打动人心,起到美化生活的作用呢?

《声律启蒙》不仅是一本蒙学书,有位诗人曾经说过,他读这本书,“低吟缓诵之际,但觉音韵铿锵,词藻华丽,妙不可言”,认为这真是一本奇书。确实,一本小书能够风行全国,历久不衰,现在还拥有众多的读者,自有其“奇”之所在,是值得我们从文化史、教育史的角度加以研究探讨的。当然,这本书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有很多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同时为适应当时吟诗作对讲究用典的需要,堆砌了很多典故,相当多的对文缺乏新鲜活泼之气,这是时代使然,虽不可苛求,却必须鉴别。

本书作者车万育,号鹤田,湖南邵阳人,康熙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据称他“在谏垣二十余年,发积弊,拒请谒,当路严惮之”,是一个为官清廉、有骨气的人。平生所作诗文、杂著甚多,却以此书最为流传,因其通俗适用。

本书后附有《佳联欣赏》与《启蒙巧对》,前者为本书注者徐哲吾先生所集。其特点是按韵归类,便于读者通过欣赏佳联,熟悉音韵。后者原题为《启蒙三字巧对》,据称为“状元阁主人汇编”,作者是“李光明庄”,即清代道光十八年顺天府进士李庄。这是当时训练学生作对文的范本。由于句子比较浅近,可供学习借鉴。

附于书末的《俗语对句》,为清人汤诰所集,是当时杭州人的谚语,为浙江人所首肯。原书较多,这是经过后人选录的,也可供借鉴欣赏,或资谈助。

喻岳衡

【书香书影】



扬州广陵区沙头镇沙头村“草垛子书房”。 庄文斌 摄

【悦·读悦美】

那一抹暖黄色的灯花

生活中,总有些细节会触动记忆的神经,让你回到过去,温暖并感动。正如此时翻看书籍的我,无意中被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轻轻一触,那一抹暖黄色的灯花便在心间瞬间明亮起来,不肯落下。

记得第一次看见灯花,是在儿时的一个寒冷的冬季。

天幕降临,母亲擦亮火柴点燃一盏煤油灯,如豆的灯光在老屋的空间无限延伸,抵达老屋的角角落落。灯光抵达的地方明亮起来;母亲的额头明亮起来;父亲的脸明亮起来;我的眼睛明亮起来。因了这灯光,天不再冷,地不再寒,老屋里暖暖地,每个人心里暖暖地。母亲在灯光下纺线,父亲在灯光下吸烟,我在灯光下看书,斑驳的老墙上,母亲的投影有胳膊在转动,父亲的投影有不清晰的烟雾缭绕,我的投影有书页在翻,老屋在那一抹暖黄色的灯光笼罩下,温暖,生动,鲜活。

“毕毕剥剥”一阵响,我抬头望去,看见灯头上结出一朵暖黄色的灯花。我揉揉眼睛,凑近灯头仔细观察那灯花,只见灯花的火焰分成鲜明的三层,外层火焰温柔地罩住灯花,曼舞在花束之上,二层火焰紧紧贴在灯花外面,温文尔雅地簇拥灯花,内层火焰在灯花中燃烧,热烈奔放直抵灯花内心。灯花越来越

大,暖黄色越来越亮,灯花爆开了,灯光所到之处一片灿黄,破落的老屋顿时金碧辉煌。

母亲惊喜地说,灯花爆,喜事到。我问母亲为什么?父亲摸着我的头告诉我,灯花是咱老百姓心中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从那以后,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煤油灯经常会爆出灯花,那偶尔绽放的一朵灯花,把寂寞枯燥的夜晚点缀成美丽的暖黄色。

十五后的一个冬天,我入伍三年第一次探家,因交通不便,我从故乡的车站赶回家,已是午夜。走进小院,一丝丝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纸模模糊糊地洒在小院的墙上、树上,看到这熟悉的暖黄色,我心头一热,喊一声:娘,我回来了!父亲、母亲吱扭一声打开门,那一抹暖黄色迫不及待地扑在我身上。

我问父亲你为什么还没睡觉,父亲说在等我,我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今晚还能赶回来?母亲笑笑回答,因为今天晚上爆灯花了。听了母亲的回答,沐浴在暖黄色的灯光里,我的眼睛湿润了。

“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那一抹暖黄色的灯花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夜,留下最温暖的回忆。

晚上做梦,我的台灯开出一朵灯花,那一抹暖黄色的光,覆盖在我身上,暖暖地…… 杨金坤

【悦·思享】

怀想宇宙

最近看了一篇小说,一对新人在新西兰的蒂卡普——世界上唯一的星空自然保护区举行婚礼,他们在漫天星河下的祝福中拥吻。礼仪在黑暗中放出1994年卡·萨根那段“暗淡蓝点”的著名演讲,低沉的英语回荡在穹顶之下:“所有的国王与乞丐、英雄与懦夫,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圣人与罪犯……都居住在这里——宇宙中的暗淡蓝点上。”

他声调的苍凉幽咽,一往情深,引我一股宇宙、遥远的、相思的哀感。

我们大概惯于仰望星空。从最初的蛮荒时代,裹树叶的祖先第一次在狩猎飞鸟时抬头,震慑于繁星寂寥的夜空。于是未开化的懵懂与崇敬,铸就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间的苏美,奔月的素娥和嫦娥……以及此后一切的神话与宗教。

初生的人张开朦胧的睡眼,于跪坐间亲吻自然的造物主,仰头试图以自己的模具刻划宇宙的模样。

那是人与神的第一次对视。之后的千百年里,穹顶与土地之间,逐渐出现了徘徊的旅人。他们口中流浪的歌发出叩问,对天,对地,对自然留下的谜题,对高于天空的宇宙。

世界的东方,迎来名垂青史的诗仙,这位醉翁倾颓于当涂的船上,回想一生的逍遥,对云之君的畅想,大笑着从采石矶上坠下,去追寻不可触的月和当涂湖外的极乐。这个触发唐帝国对宇宙思维的酒者,在极度的自负

怀想宇宙

与孤独中踏上先人蹒跚的路途。

一天,在简陋的望远镜下,伽利略用木炭画下了月球凹凸的轮廓。

一切开始发生质的飞跃,人们从扎根的土地,浪荡的奔马抬起头,着手于机器,生产,轰鸣的笛声直指雄心勃勃的欲望。

蒸汽与电气带来了人对自身的骄傲。在夜晚的灯火中,人们嚎叫,追逐、享受着利欲和名望。

人类终于在伦理的争吵与核爆的轰鸣里捧出了欲望的产品——克隆与机器。

伦理与文艺在这场战争里受到蚀骨的灼伤。克隆人与拥有情感的机器,究竟是挥舞的刀剑还是捧往高台的花簇,无人知晓。

只是在天地之间的旅者愈来愈多,徘徊而惆怅。似乎神话与宗教,长诗和绘画,出生的欢喜与对造物的跪拜已是亿万年前前的梦影。

人,愈像机器;机器,愈像人类。当机器的手写下:“她嫁了人间的许多颜色。”人们还沉浸在奢侈品与钻石的狂喜里;当机器微笑着接受公民的身份时,人们还在遥想当年不可返的辉煌。

眼瞧着机器飞往千百年间向往的宇宙,震撼于旅行者留下的最后照片,不过是一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不止于无法掌控的畏惧,还有即将被淘汰的叹息。诞生时便留有丑陋斑点的人类灵魂,站在神的瞭望台上,怅惘注视健全、美丽、

怀想宇宙

充斥着程序组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造物,自卑与无力涌上心头。

背后是日趋崩塌的环境,眼前是与婴儿一样渴望心脏的机器人,人哀愁地蹲下身。忘了,全忘了。初始的、纯净的对天空的遥望,虔诚的、忠实的对神明的信仰。文艺,诗歌,绘画与雕塑,塞满羊皮卷与帛简的书架,慢慢踱步思考的小路,轴心时代刀光剑影的精神较量,薄薄纸张上新奇的绮想,甚至古老的曲调,繁复的发髻,都停留在了收回目光的刹那,时间停摆的空间中。

站起身创造神奇事物,低下头聆听神明低语。人与所谓再造物的差异,本就在于心的亲密,仰望的憧憬。

对每一样新生的惊喜,对生命的爱恋和对宇宙的梦想。

剥落外衣,赤裸的人像暗黑里踟蹰的地球。残杀的暴虐下,逐利的本能下是唯一已知文明的孤狼。如此低微,如此自负,遥想着太阳系的群星是否会迨迨而来。

即便如此,仍有人奔跑在黑暗的夜里,期望发出文明的信号,传向未知的彼岸。飞鸟是穹顶下的过客,地球是宇宙里流浪的稚子。

我想,旅行者大概是最浪漫的出走,当他踽踽立立在太阳系的边界,侧身回望,便留下人类记忆中对故乡最遥远的回眸。

自此以后,他将带着人类所有的历史和尊严与诗意,所有的怅惘与孤独离开,奔往下一个未知的远方。

于彦希

【小百科】

古代的压岁钱

在中国古代,“压岁钱”也称“压胜钱”“押胜钱”。最早的压岁钱并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而是一种佩藏在小孩子身上用作避邪的装饰品。由于大多数压胜钱有花纹图案、可赏玩,所以中外收藏界俗称压岁钱为“花钱”“玩钱”。又因很多压胜钱上面的图案有反映古代民俗内容的,所以又有学者称之为“民俗钱”。

压岁钱是分多种的,一般在新年倒计时时由长辈分给晚辈,表示压祟,包含着长辈对晚辈的关切之情和真切祝福。另一种是晚辈给老人的,这个压岁钱的“岁”指的是年岁,意在期盼老人长寿。压岁钱最早始于汉代,只不过当时还不叫“压岁钱”,而是叫“压胜钱”,取自压胜辟邪的意思。这些压胜钱是一种外形类似于流通货币的辟邪挂件,其正面通常会铸刻上各种吉利的词语或符号,如天下太平、去殃除凶等等,背面则为龙凤、星斗等图案。

唐朝的春节是在立春日,同时也是宫内相互礼拜的日子。在这一天,皇家宫廷流行着相互赠送压岁钱的习俗,称为春日散钱。宫墙之外的民间,当时也流行着长辈为新生儿发散“洗

儿钱”的传统,为新生儿带去避邪康健的护身符。唐朝的洗儿钱,外形比宋朝的压胜钱更像流通的钱币,而且正面的文字,也会使用类似“开元通宝”“顺元通宝”等流通货币上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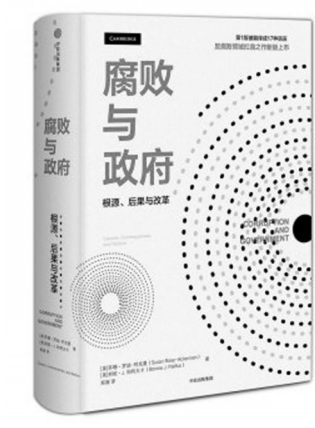
宋元以后,春节被定为正月初一,原来属于立春日的风俗也移到了春节,春日散钱习俗就演变为长辈给晚辈压岁钱的习俗。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压岁钱》记载:“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钱,亦谓之压岁钱”。

明清时期,长者用红绳串连着压岁钱送于晚辈,对此清朝吴曼云《压岁钱》诗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孩子们分得压岁钱后的喜悦心情。

民国时期,方孔圆钱基本取消,长辈则用红纸包一有时铜元作为压岁钱,其寓为“长命百岁”。货币改用纸钞后,长者喜欢选用联语的新纸钞赐予晚辈,“联”与“连”谐音,有“连连好运”“连连高升”之意,这种送联语钱给晚辈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吴博

【悦·读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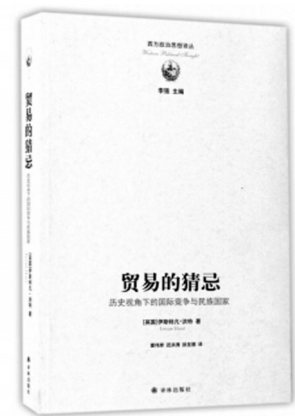


〔美〕苏珊·罗斯·阿克曼 邦妮·J·帕利夫卡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腐败与政府》从四个维度分析腐败问题:从国家和社会结构的视角看公共项目如何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便利,不同社会对腐败有不同定义,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基本结构能否催生或抑制腐败,怎样的国内环境可以激发卓有成效的反腐行动。在上述分析框架下,这本书描述了受贿行为的日常表现,并将腐败置于契约化与私有化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还重点关注了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及促使各方担责的有效手段。作者指出,与建立“诚信体系”或“反腐机构”相比,有效的反腐行动的核心是政府运作方式的变革。事实证明,罗斯·阿克曼强调用机构改革手段推动反腐进程的结论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正如作者所言,腐败问题随着国家机器的产生而出现,而且在短期内不会消亡,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从改革成效中汲取经验。这本书将帮助人们深刻理解滋生腐败的环境,以及为人们制定打击腐败的政策提供启发。

“贸易的猜忌”是指一种政治与经济的特定结合,当国际贸易中的成功变成国家的军事和政治生存的重要因素时,它就出现了。如今,它经常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而在本书中,洪特将民族主义的商业政治学和18世纪的全球化,与商业社会的理论和政治的经济限制的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了。洪特不仅重构了市场社会性的支持者与其特别尖锐的批评者之间冲突的显著特征,而且帮助历史性地定位了影响现代性出现的特别重要的观点。洪特的目标就是要回到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因为通过重构他们的政治学,而无需参照当代意识形态,我们就有可能在18世纪的国际市场竞争理论中发现政治上的洞见,而这对于21世纪仍旧是有所裨益的。



〔英〕伊斯特凡·洪特 著 译林出版社